望奎方言句法研究

杨怀文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奎方言句法研究 / 杨怀文著 . -- 天津 : 天津大学出版社 , 2023.8
ISBN 978-7-5618-7585-8

Ⅰ . ①望… Ⅱ . ①杨… Ⅲ . ①北方方言－方言研究－黑龙江省 Ⅳ . ① H1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173228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网　　址 www.tju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6.25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2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与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望奎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是黑龙江省绥化市的一个辖县，建县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其区划为十镇五乡，下辖 109 个行政村、665 个自然屯。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截至 2021 年 5 月，望奎县的总人口数量为 28.68 万人[①]。作为黑龙江省的重点农业县，其黑土区被开发为国家级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

望奎方言归属于北方话的东北官话。张志敏（2005）在《东北官话的分区（稿）》中，将东北官话区范围调整到 184 个方言点[②]，其中望奎方言属东北官话黑松片的嫩克小片。作为一个移民县，其方言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现代东北方言的形成过程进行介绍，也就相当于对望奎方言形成的特定历史进行介绍。从历史纵向看，东北方言是以幽燕话为基础方言，融合了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成分（以满语、蒙古语为主），并不断吸收冀鲁豫晋的外地方言及俄日朝等外来语的方言。各源语言成分互相交融使用，无替代、无覆盖。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方言较早就被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深入细致地对东北方言中一些小片方言进行研究，则成为今后东北方言研究的发展趋势。望奎方言属东北官话黑松片的嫩克小片，学界迄今并未展开过相关研究，本书《望奎方言句法研究》填补了该方言点研究的空白。

句法的研究范畴是短语、句子的结构规律、类型及其表达功用等。本书以黑龙江省望奎县方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基础性的田野调查和母语方言研究者的内省，对其句法（包括三类特殊短语结构、六类特色句子）的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

本书的语料主要来源于作者的田野调查。我们选取了望奎方言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地点（望奎城区、后三乡、火箭乡、惠七满族镇、厢白满族乡[③]）进行调研。研究方法主要有田野调查法、描写法和比较法。在体例上，对无法考证的本字采用同音字或现已约定俗成的流行写法替代，并在字下用“—”标明。

全书共分三章。

第一章：短语结构。本章分三节介绍了与普通话不太相同的三类特殊短语结构。第一节介绍了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组同义形式“得 [tei˧]V 了 [lɤ·]”和“V 得了 [tei˧ lɤ·]”，主要通过对三组结构的对比对其展开论述。第二节考察了存在于方言口语中的知晓类“V 不 P”结构“知不道”，通过与其同构形式“晓不得”进行比较，得出二者在历史来源和构词方式上具有同构性、在表达主客观问题上具有相通性的结论。第三节介绍了方言中比较特殊的动

① 《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http://www.tcmap.com.cn/heilongjiang/wangkuixian.html.

② 其中黑松片共 65 个县市旗，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嫩克小片共 43 个县市，如黑河、大庆、绥棱等。

③ 经调查，这几个点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上的差异极小，无须区分。

宾变式结构及其影响下的动宾交叉结构，证实了二者都是在与满语的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并体现了语言接触的层次性。

第二章：特色句子。本章分六节。第一节通过对比的方式对“VV！”“VV？”两种“VV”句在方言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介绍。第二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方言中各种类型的“管”字句：包括动词“管”和“管保”所构成的句式，情态副词“情管”和限定范围副词“管”所构成的句式，对象介词“管”和处置介词“管”所构成的句式，条件连词“管”“管多咱”“管咋的”等和转折连词“管说”所构成的句式。第三节主要从格式类型、句法语义限制两方面对句首回指和无指用法的“他”、句中助词用法的“他”、句末语气词用法的“他”所构成的“他”字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将助词“他”和语气词“他”的虚化过程进行对比。第四节从结构要素、语义内容等方面对方言中表致使义、被动义和制止义的三类“我让你（给我）VP”句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旨在对 10 个同形句式进行辨析。第五节将方言中各类疑问句的使用情况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对一些较有特点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六节从多个角度对方言口语中六种表达方式相近的具有责训功能的句式“你 V（个）啥？你 V 啥 V？你 V 啥你？你 V 啥你 V？你 V 的是啥？”的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对其共性特征与衍生句式进行了说明。

第三章：结语。本章对全书内容做大致的回顾和总结，也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交代，对今后相关课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的选题意义体现在以下三点。

（1）由于整个东北方言尤其是句法方面，通常被认为与普通话差别极小，在学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书以黑龙江省望奎县方言为切入点，着眼于与普通话的相异之处，从田野调查等自然语境中实录得到第一手材料，并结合考察一些反映方言面貌的书面材料，以短语结构、特色句子为纲，大致勾勒出望奎方言特有的句法面貌，使人们对这一方言点的句法特征有个初步、系统的了解。除了对东北方言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化、细化和补充外，书中还对一些前人未曾讨论的相关方言句法现象、句法规律进行探讨，为东北方言句法的进一步深入挖掘提供了一些翔实、可靠的参考材料。论文以点带面，推动东北方言语法理论的系统研究。此外，把望奎方言与普通话进行共时比较，可为二者的历史对应关系研究及方言的发展演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基础文献。

（2）望奎县特殊的历史背景可为方言句法研究提供带有过渡性与混合性特征的方言样本。作为移民城市，历史上移民所携带的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北京官话，以及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外来语都使该地方言的形成带有混合性质。从语言接触角度、底层语言的遗留角度（如满语）对其进行研究，可还原望奎方言最真实、立体的面貌。

（3）为望奎县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语言学最真实的材料依据，也为抢救保护我们身边日渐衰微的“方言母语”而做出努力。

望奎方言归属于东北官话黑松片的嫩克小片，与普通话同大于异，但“异”在何处，还需经长期的观察、思考，并不断与普通话进行对比，才能总结出一些较有代表性的特点。以往对该点方言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对此方面的缺失稍作弥补，贡献一份微不足道的力量。

目　　录

第一章　短语结构 …… 1

第一节　“得 V”“V 得”和“V 得了” …… 1

一、得 V …… 1

二、V 得 …… 2

三、V 得了 …… 5

四、小结 …… 7

第二节　“知不道”和“不知道” …… 8

一、对相关研究的认识 …… 8

二、从历史来源看“知不道”和“晓不得”的同构性 …… 9

三、从主客观看“知不道”与“晓不得”的相通性 …… 12

四、小结 …… 13

第三节　动宾变式结构和动宾交叉结构 …… 13

一、动宾变式结构 …… 14

二、动宾交叉结构 …… 15

三、对满语接触性影响的判定 …… 16

四、小结 …… 20

第二章　特色句子 …… 21

第一节　两种“VV”句 …… 21

一、VV！（V 就 V！） …… 22

二、VV？（V 不 V？） …… 25

三、小结 …… 28

第二节　“管”字句 …… 29

一、“管”作动词语素构成的“管”字句 …… 30

二、“管”作副词语素构成的“管”字句 …… 34

三、“管”作介词语素构成的“管”字句 …… 35

四、“管”作连词语素构成的“管”字句 …… 37

五、“管”其他用法在各方言中的使用情况 …… 42

六、小结 …… 43

第三节　“他”字句 …… 44

一、句首“他$_{1,2}$”（代词用法和无指用法） …… 44

二、句中“他$_{3}$”（助词用法） …… 46

三、句末“他$_4$”（语气词用法）……51
四、“他$_3$”和“他$_4$”的语法化对比 ……55
五、小结 ……58
第四节 “让”字句 ……59
一、表致使义“让”字句……59
二、表制止义“让”字句……62
三、表被动义“让”字句……64
四、小结 ……66
第五节 疑问句……66
一、是非问句 ……67
二、正反问句 ……69
三、选择问句 ……72
四、特指问句 ……73
五、小结 ……74
第六节 责训句……74
一、责训类型归属 ……75
二、六种句式的特点 ……75
三、共性特征与衍生句式 ……80
四、小结 ……82
第三章 结语……84
参考文献 ……87
附录 长篇语料选摘 ……89
后 记 ……94

第一章　短语结构

本章我们主要讨论方言中三种比较有特点的短语类型的结构，它们是：使用较为普遍的“得 V”“V 得”“V 得了”结构；知晓类“V 不 P”和“不 VP”结构在方言中的典型代表“知不道”和“不知道”；语言接触影响下产生的动宾变式结构和动宾交叉结构。

第一节　“得 V”“V 得”和“V 得了”

在望奎方言中，“得 [tei˧]V 了 [lɤ·]”和“V 得了 [tei˧ lɤ·]”是一组使用较为普遍的同义形式，前者如“都晌午了，得走了”，后者如“都晌午了，走得了”。作为构成要素的“得 V”是状中结构，“V 得”是述补结构，二者不但构成材料和结构关系有所不同，语义及功能也有差别。我们在对二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详细地对“V 得”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尤其是与同形形式“V 得 [tɤ˥]”进行了全面的对比描写。最后，将“V 得了”与方言中的其他三种同形形式进行了辨别。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结构进行介绍。

一、得 V

“得 [tei˧]”作为助动词，一般表于情于理的“必须”“一定（会）”“必定”，即基于客观情况或经过主观推理判断后，对某种事态或推论结果的强烈肯定，例如：

上初中上前面那屯子上学去，**得**走五里地，就走着走。
今年这么涝，菜**得**贵。

有时也表对他人提出某建议或要求自己采取某种措施，语气性很强，例如：

你可**得**减肥了。
就这个，这个弯钩儿黄儿（豆角），就叶子大，叶子多，我**得**往下薅巴薅巴，都看不着了。

“得”表达了一种强制性的“必须”这样做、“只能”这样做的情态。“得 V”中的 V 可以是动词性成分，如“得去”，“得”表“必须”；V 也可以是形容词性成分（既可是性质形容词，也可是状态形容词），如“（菜）得贵”，“得”表“一定会”，是一种趋向。所以“得 V”整体上具有动态性，是动词性的。

在状中结构“得 V”中，充当状语的“得”和谓词性成分“V”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得”并不表动作行为的方式或某种性质的程度，其与中心成分 V 的意义关系是：“得”是用来限定中心成分的，表对“V”所代表动作或性状的某种确定语气。作为限制性状语的“得”

与“V”间不能用“地”连接。“得 V”是个极端的表达方式，通常没有否定形式，即使有的前面可加“不”，其表达的也是肯定的内容，甚至加强了肯定的语气。V 在句中主要作谓语，一般不能作主语，但可作宾语。还有作定语、状语的情况，例如：

媳妇当然不好找，你得**蹚摸**。（谓语）
你咋不爱动弹啊，我觉着得**去**。（宾语）
得**努力**的地方是听力和口语啊，其他地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定语）
咱得**努力**拼搏啊！（状语）

“得 V”的整体功能是谓词性的，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动词，后面可带动态助词“了”组成非主谓句“得 V 了”，表“必须 V 了”“一定会 V 了”。

二、V得

在述补结构“V 得 [tei˧]”中，充当补语的“得”和谓词性成分“V”是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作为被补充成分，当“V”是动词性成分时，“V 得”与“得 V”的意义没有太大差别。但当“V”是形容词性成分时，“得 V”表“一定会 V”，“V 得 [tei˧]”则表示“应该 V”，例如：

（这么辛苦种的菜，菜）**贵得** [tei˧]。

这里的 V 是“合情合理”的。需要注意的是，与“得 V”中的形容词 V 不同，“V 得 [tei˧]”中的 V 只能是性质形容词，不能是状态形容词，可以说“（墙已经用白灰刷了三遍，）白得了。”，不能说“雪白得”。作为补充成分，“得”表“必须”“应该”，是一种语气上的补充，主观性明显。因为“得”有评价功能，按照意义类别，涉及评价、判断相关动作、性状是否是“必须、应该”的，反映了某种情态，应归为情态补语。因为 V 后不需再用“得 [tɤ˧]”连接“得 [tei˧]”，按照结构类别，“得 [tei˧]”应归为粘合式补语。与普通话中的能性述补结构“V 得 [tɤ˧]”相比，方言中的“V 得 [tei˧]”不表 V 实现的可能性，而表 V 实现的必须性。方言中该结构后面还可加“过儿”，构成“V 得 [tei˧] 过儿（了）”的形式，表“必须”“不得不”，语气要更强烈些，例如：

他都求你多少回了，这忙咱**帮得** [tei˧] **过儿**了。
作业都拖了三天了，**写得** [tei˧] **过儿**了。
你已经一周没洗澡了，**洗得** [tei˧] **过儿**了。
太晚了，咱们**走得** [tei˧] **过儿**了。
“V 得 [tei˧]”的否定形式是“V 不得 [tei˧]”，例如：
高跟鞋**穿不得** [tei˧]，是累。
这孩子**疼不得** [tei˧]。
现在不是应季的菜**吃不得** [tei˧]。

V 在句中主要作谓语，通常不作主语，可作宾语。作定语、状语和补语的情况也不多，例如：

这计划咱们**合计**得 [tei˧] 了。（谓语）

这个哥们儿，我认为**交**得 [tei˧]。（宾语）

“V 得 [tei˧]”的整体功能也是谓词性的，后面常带有“了”。

在望奎方言中很少说“V 得 [tɤ˧]①”，普通话中带补语“得 [tɤ˧]”的可能式在方言中通常用“能 + 动词”的形式来表示，“去得”“去不得”说成“能去”“不能去”，“去得”“去不得”只在一些青年人中使用。为了称叙方便，我们以语音为特征来标注上述提到的两类 “V 得”结构，把它们分别记作“V 得 [tei˧]”和“V 得 [tɤ˧]”②。

以下例子中的“V 得”都是“V 得 [tɤ˧]”：

今天没风，**烧得**火。

大爷的牙镶好后，不但**咬得**馒头，还**咬得**骨头。

虫子吓得我都**动不得**。

这雨天出去也**玩不得**了。

快递我估计这地方也**邮得**。

以下例子中的“V 得”都是“V 得 [tei˧]”：

这计划咱们**合计得**了。

这个哥们儿，我认为**交得**。

都晌午了，**走得**了。

高跟鞋**穿不得**，是累。

这孩子太驴，**疼不得**。

现在不是应季的菜**吃不得**。

从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肯定形式中，“V 得 [tei˧]” 中的 V 可以是双音节动词，如“这计划咱们**合计得**了”。但 “V 得 [tɤ˧]” 中的 V 只能是单音节形式的，不能是双音节的，如“这笔钱我**动得**”，不能说“这笔钱我**动弹得**”。此外，二者还有以下不同处：“V 得 [tɤ˧]” 相当于 “V 得了 [tɤ˧ liɔ˧]”，二者都表示 “能做到 V”，可以互换，而 “V 得 [tei˧]” 却不能作如上的转换或转换后的意义会发生变化：

今天没风，**烧得**火。→今天没风，**烧得了**火。

大爷的牙镶好后，不但**咬得**馒头，还**咬得**骨头。→大爷的牙镶好后，不但**咬得了**馒头，还**咬得了**骨头。

虫子吓得我都**动不得**。→虫子吓得我都**动不了**。

这计划咱们**合计得**了。≠这计划咱们**合计得了**了。

---

① “V 得”还有一个同形的形式，即省去了状态补语的“V 得”形式，如带有状态补语的“（看把你）乐得屁颠屁颠的”的省略式为“（看把你）乐得”，这种“乐得”的形式在望奎方言中很少用，姑且不论。

② 当然，普通话中也存在另一 “V 得 [tɤ˧]”，大体与望奎方言中的 “V 得 [tei˧]” 有同样的意义和用法，只是读音不同而已。我们下面描述的 “V 得 [tei˧]” 与 “V 得 [tɤ˧]” 的区别，也正是普通话中两种 “V 得 [tɤ˧]”的区别。

这个哥们儿,我认为**交得**。≠这个哥们儿,我认为**交得了**。
都晌午了,**走得**了。≠都晌午了,**走得了**了。
高跟鞋**穿不得**,是累。≠高跟鞋**穿不得了**,是累。

“V 得 [tɤ˧]”具有客观性,陈述的是客观事实,提供的是客观前提,比如:

今天没风,**烧得**火。
大爷的牙镶好后,不但**咬得**馒头,还**咬得**骨头。
虫子吓得我都**动不得**。
这雨天出去也**玩不得**了。

各句子内部都有明显的逻辑性,有因果关系,表示“由于……的客观原因,能或不能完成 V / 能或不能做到 V”,不包含个人的态度倾向与情感色彩。而“V 得 [tei˧]”具有判断性,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主观的判断推理,经推理后再表示期待、希望“应不应该 V”,有劝诫提醒的意味在里面,所以 V 一般都是自主动词。例如:

都晌午了,**走得**了。
高跟鞋**穿不得**,是累。
这孩子太驴,**疼不得**。
现在不是应季的菜**吃不得**。

各句都有隐含信息。“中午了,时间不早了,应该走了”,主观标记是“都”。“经过验证,真是不应该穿高跟鞋,太累,不要穿”,主观强调标记为“是”。“这孩子不值得交,不应该太疼他”,主观标记为“太”。“不是应季的菜,不应该吃,否则不安全”,主观标记为“不……不”。各句都有主观态度思想和情感在其中。

试比较“顾不得 [tɤ˧]”“怨不得 [tɤ˧]”“等不得 [tɤ˧]”“算不得 [tɤ˧]”和“顾不得 [tei˧]”“怨不得 [tei˧]”“等不得 [tei˧]”“算不得 [tei˧]”,前组都是因为客观原因而“不能 V”,例如:

我忙得都顾不得 [tɤ˧] 你了。
这种工作强度算不得 [tɤ˧] 累。

后组都带有强制性的“不可以 V”,例如:

这孩子贼善良、贼仁义,你怨不得 [tei˧] 啊。
他还有三小时才下班,真是等不得 [tei˧]。

此外,“V 得 [tɤ˧]”中的 V 通常是及物动词,后面能带宾语,如“今天没风,**烧得**火”“大爷的牙镶好后,不但**咬得**馒头,还**咬得**骨头”,相当于“能烧火”“能咬馒头、能咬骨头”。而“V 得 [tei˧]”中的 V 通常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能带宾语,如下面的例子在方言中很少说成后面的形式,即受事主语不能转换为受事宾语:

这计划咱们**合计得**了。→咱们**合计得**这计划了。

这个哥们儿，我认为**交得**。→我认为**交得**这个哥们儿。

高跟鞋**穿不得**。→**穿不得**高跟鞋。

能性述补结构“V 得 [tɤ˧]”表 V 实现的可能性，如果 V 实现的同时也伴随着某种结果，一般需要用“V+ 得 + 结果”的形式来进一步表达 V 产生的具体结果，如“吃得饱”。但这种表达方式并不适合“V 得 [tei˨˩]”，“V 得 [tei˨˩]”表达 V 实现的必要性，并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也就无所谓“V+ 得 + 结果”的形式了。

“V 得 [tɤ˧]”与“V 得 [tei˨˩]”都属于述补短语，前者表 V 实现的可能性，后者表 V 实现的必要性。当二者作谓语时，一般都可各分两个表述，即述语和补语都分别和前面的某名词性成分发生直接联系。例如：

这饭我**吃得** [tɤ˧]。

这饭我**吃得** [tei˨˩]。

在语义指向上，二者指向的名词性成分不同，前者的 V 与补语“得 [tɤ˧]”的语义都指向施事，与受事没有关系，“我吃得 [tɤ˧]”中的“我”和“吃”构成一个叙述关系，“我”和“得 [tɤ˧]”也构成一个叙述关系。后者的 V 与补语“得 [tei˨˩]”的语义都指向受事，与施事没有关系，“我吃得 [tei˨˩]”中的“吃”和“这饭”构成一个支配关系，“得 [tei˨˩]”和“这饭”也构成一个支配关系（其必要性可能是“不吃就坏了”）。

以上是作为述补结构的“V 得 [tei˨˩]”与“V 得 [tɤ˧]”的不同之处。在望奎方言中，“V 得 [tei˨˩]”与状中结构“得 V”也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上文在介绍二者时有过相关的描写。虽然在结构方式上二者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谓词性的向心结构，在语法上的中心都是 V。同时，V 也是语义上的中心，是结构中的主要信息，是肯定性语气所要修饰、补充并强调的核心部分。但在语感上，由于语用频率效应中“后中心”强势倾向的类化作用[①]，我们更倾向于把语义重心放在后面的成分，也就是说，“得 V”没有什么差别，“V 得 [tei˨˩]”中的“得”由于语法位置的原因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语义角色，“得”表义的地位提高了，就相当于整体结构的肯定语气更重，虽然二者的意义差别不是很大，但“V 得 [tei˨˩]”比“得 V”的强调色彩更浓。

三、V 得了

如果说“V 得 [tɤ˧]”属于表达可能性的述补结构，那么“V 得 [tei˨˩]”就是表达必须性的述补结构。“V 得 [tei˨˩]”整体属于谓词性成分，后面可加“了”构成一个非主谓句。除了语气性很强之外，与前面提到的“得 V 了”大体同义。它在望奎方言中是比较重要的结构格式，它的存在说明了在望奎方言中，表达“V 实现的必要性”有两种句式：“V 得 [tei˨˩] 了”和“得 V 了”。

“V 得 [tei˨˩] 了”在方言中还有三种同形的形式需要分辨，前两种只是书写形式相同，在语音和语义上比较容易辨别。首先是“V+ 得了 [tɤ˧lɤ·]”的格式，“得了”是一个谓词，表

① 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12 月，第 202 页。

“可以了，算了”，例如：

（炉子）没啥烧，就这些年知道了，知道买苞米秸子，能烧炕了。早先整那个炉算子你说也笨，你给那炉算子拿下来不就**得了**，炉算子拿下来烧苞米秸子不就**得了**。

买点苞米秸子，在不捡点儿柴火，不也就**得了**，冷不丁烧完柴火再烧煤根本就不会，那炕都拔挺。

这种“得了 [tɤ˧ lɤ·]”经常位于句末，其中的“得 [tɤ˧]”和“了 [lɤ·]”应该是长期相邻使用语法化的结果，“得”原表“完成”，“了”只是句末表陈述的语气助词，二者在高频使用下演化为表“可以了、行了、算了”的“得了”。除了上述的谓词用法，“得了”还可置于动词后，如“去 / 得了”“要 / 得了”“（你）明白 / 得了”等，前两个“得了”带有商量的语气，相当于“呗”，最后一个“得了”表示“可以了、到此为止”的意思。可见这里的 V 主要是动词性成分，单、双音节均可。除了读音上的不同，在语音节奏上也能与“去得 [tei˨˧]/ 了”“要得 [tei˨˧]/ 了”“（你）明白得 [tei˨˧]/ 了”从根本上区分开。此外，二者的否定形式也有差别，前文提过，“V 得 [tei˨˧]”的否定形式是“V 不得 [tei˨˧]”，上面的可以否定为“去不得 [tei˨˧] 了”“要不得 [tei˨˧] 了”“（你）明白不得 [tei˨˧] 了”。而“V/ 得了 [tɤ˧ lɤ·]”的否定形式为“别 V/ 得了”，上面的可以否定为“别去 / 得了”“别要 / 得了”“（你）别明白 / 得了”。

其次还有一个“V 得了 [tɤ˧ liɔ˨˧]”格式与“V 得 [tei˨˧] 了”在书写形式上同形，V 也是谓词，但这里的“了”并不是作动态助词或语气词而存在的，这里的“了”有其他两种相关意义，述补短语“V 得了 [tɤ˧ liɔ˨˧]”也就相应地存在两种分式[①]，其否定形式都是“V 不了 [liɔ˨˧]”，下面我们分别具体介绍。

（1）“V 得了 [tɤ˧ liɔ˨˧]”整体是组合性述补结构，V 后的“得”是能够后接补语的标志，也是可能标记，表示“能”。补语“了”有实在意义，是动词，表“完结、完、尽”的意思，V 支配的对象是具体的东西（含有 / 隐含数量成分）。作为能性述补短语，整体表“能 V 完 / 尽（某东西）”，如“这些饭我吃得了”，表示“这些饭我能吃完、能吃尽”，结果补语“了”的语义指向是“这些饭”，代表具体东西消耗的“完、尽”。正因如此，V 必须是及物动词，“了”的语义指向才有着落。该式可以省略可能标记“得”，转化为“动作 - 结果”的基本格式“V 了 [liɔ˨˧]”，如“吃得了”“用得了”变为黏合性的“吃了”“用了”。但该式不能省略“了”，转化为“V 得 [tɤ˧]”，如“吃得了”“用得了”不能转化为“吃得”“用得”，这与下面的第二种情况有很大相同。

（2）与上式相同，“V 得了 [tɤ˧ liɔ˨˧]”在整体上也是组合性述补短语，“得”为可能标记及后面能接补语的标记，但后面的“了”意义有所虚化，是由具体东西消耗的“完、尽”，虚化为具体 V 的“完成”，加“得”后就表示具体 V 完成的可能。“V 得了 [tɤ˧ liɔ˨˧]”解释为“能完成 V”，这与上面的“能 V 尽（某东西）”有所区别。比如“去得了”，表示“能去了”，即能完成“去”这一动作，结果补语“了”的语义指向是“去”，即 V 的完成。正因如此，V 必须是不及物动词，“了”的语义指向才能确保是 V。该式不能去掉可能标记“得”，转化为“动作 -

① 作为能性述补结构，在方言中一般都会被“能 +V”来代替，但“V 得了 [tɤ˧ liɔ˨˧]”在方言中却经常被运用，这只是个例。

结果”的基本格式“V 了 [liɔ˩]”，如“去得了”“学得了”不能说成黏合性的“去了”“学了”。但该式可以省略“了”，转化为“V 得 [tɤ˧]”，如“去得了”“学得了”可以说成“去得”“学得”，只是很少这样使用。

上述“V 得了 [tɤ˧· liɔ˩]”两分式分别表示“V 完 / 尽（某东西）的可能性”和“完成 V 的可能性”，都是能性述补结构，也都是与“V 得 [tei˩] 了”和“V/ 得了 [tɤ˧lɤ·]”书写形式相同但实际有很大差异的结构。当然，“V 得 [tei˩] 了”在方言中的第三种同形的形式，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V 得 [tɤ˧]”加上动态助词或语气词“了”构成的形式，即“V 得 [tɤ˧]/ 了”，其意义与用法与“V 得 [tɤ˧]”大致相同，此不赘述。至此，我们共介绍了四种“V 得了”形式，它们分别是：

V 得 [tei˩]/ 了（如“你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吃得了**。”）

V 得 [tɤ˧]/ 了（如“别怕烫，我才刚尝过，这东西**吃得了**。”）

V/ 得了 [tɤ˧lɤ·]（如“别装了，都看你流口水了，**吃得了**。”）

V/ 得 [tɤ˧·]/ 了 [liɔ˩]（2 种）（如“就是做再多的糕点，我也**吃得了**。”）

四、小结

本节主要对方言中的三组结构进行了对比。

（一）“得 V”和“V 得 [tei˩]”的对比

（1）在状中结构“得 V”中，V 的构成材料是动词性成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在述补结构“V 得 [tei˩]”中，V 的构成材料是动词性成分和性质形容词。

（2）“得 V”内部要素的意义关系是：“得”用来限定 V，表对 V 所代表的动作、性质的确定语气。整体表“一定会 V，必须 V”。“V 得 [tei˩]”内部要素的意义关系是：“得”是对 V 在语气上的补充，表某种“必须这样”的情态，主观性鲜明，但“得”由于语法位置的原因，表义地位提高了，整体结构语气更重，强调色彩更浓。整体表“应该 V，必须 V”。

（3）“得 V”没有否定式，整体功能是谓词性的，其中的 V 在句中可作谓语，一般不作主语，可作定语和状语。在句子的谓语成分是部分认知类或心理类动词时，还可作宾语（如“我觉着得**去**”）。“V 得 [tei˩]”的否定式为“V 不得 [tei˩]”，整体功能是谓词性的，其中的 V 在句中主要作谓语。在句子的谓语成分是部分认知类或心理类动词时，还可作宾语（如“这个哥们儿，我认为**交**得”）。通常不作主语、定语、状语和补语。

（二）两种同形形式“V 得 [tei˩]”和“V 得 [tɤ˧]”的对比

“V 得 [tei˩]”表 V 实现的必须性。V 可以是双音节，不能与“V 得了 [tɤ˧· liɔ˩]”替换。判断性强，有劝诫提醒的意思。不能带宾语和补语。

“V 得 [tɤ˧]”表 V 实现的可能性。V 只能用单音节形式，可与“V 得了 [tɤ˧· liɔ˩]”替换。客观性强。能带宾语和补语。

（三）四种同形形式“V 得了”间的对比

除了表达内容的不同，读音、语音节奏及否定形式也能将它们分开。

（1）“V 得 [tei˧]”整体属谓词性成分，后面加“了”可构成一个非主谓句“V 得 [tei˧]/了”，与“V 得 [tei˧]”和“得 V 了”大体同义。否定形式为“V 不得 [tei˧] 了”。

（2）“V/ 得了 [tɤ˥ lɤ·]” 其中 V 主要是动词，单音双音均可，“得了” 附在 V 后，表 “可以了、算了”或商量语气。其否定形式为“别 V/ 得了”。

（3）“V 得了 [tɤ˥· liɔ˧]”中， V 也是谓词，“了”有表具体东西的“完结、完、尽”义和虚化后的“具体 V 的完成”义，组成两小类“V 得了 [tɤ˥· liɔ˧]”。前者及物，后者不及物。二者的否定形式都为“V 不了 [liɔ˧]”。

（4）“V 得 [tɤ˥]/ 了” 此时的 “了” 为动态助词或语气词，整体的意义与用法与 “V 得 [tɤ˥]”大体相同。

第二节 “知不道”和“不知道”

在望奎方言的口语中，存在 “知不道” 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之间。“知道”作为意义整体化、结构凝固化的词语，其否定式应是“不知道”。将“不”插入其词语内部，说成 “知不道”，无论是与客观存在的现代汉语语法规律，还是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都是相悖的。这与西南方言中存在于某些农村地区的“晓不得”颇为相似，二者同为知晓类“V 不 P”结构（与“不 VP”对应），可以说在方言口语中与“不 VP”同时存在。除了结构不同外，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极为相似，但 “V 不 P” 却没有被 “不 VP” 完全取代，这也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下面，我们以望奎方言中的“知不道”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一、对相关研究的认识

学界对“知不道”来源的认识分歧，主要在于其最初结构和各种分化字、异体字、讹记字的使用问题上。

沈怀兴（2005）认为，“知不道”初作“智不到”，是**主谓结构**，意思是“知识、智慧不到”，后引申为“认识不到”。由于“智”是“知”的分化字，也可能写作“知不到”。南宋后，“到”或作“道”，南宋后期基本完成了由“智不到”到“知不道（到）”的过渡。而宋元后，文献中多用“知不道”，“知不到”越来越少[①]。这种解释有两点说不通。首先，两次更换用字似有牵强，只提到了代替字的可能性，没提到其必要性。虽然引证了大量文献，但并未解释为何不用本字，“也可能” 的主观推测性较强。其次，关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没有看到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相互影响。

庄会彬（2013）认为，北方方言里的“知道”“知不道”本该记作“知到”“知不到”，是由汉语中表可能和结果的**动补结构**类推而来。但由于在更早出现的、早已被习惯使用的 “知道（他义演变而来）”的强势影响下，口语中表“知”义的“知到”一直被讹记作“知道”。而当“知道”在文献中被标准化后，其否定形式“不知道”最终胜出，“知不到”自然也就被“规范掉” 了，只留在某些方言口语中，有时也记作 “知不道”。这种现象是书面语战胜口语的个

① 沈怀兴：《“知不道”和“不知道”》，《语言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30—31 页。

例[①]。这种解释看到了“知不道”与“不知道”的并存是由于口语和书面语发展不平衡导致的。

本书赞同后一种解释，“知不道”最初为动补结构。但以上研究在视角上只是单纯从与“不知道”的区别入手来研究“知不道”的来源。我们还应意识到，只对异构形式“知不道”与“不知道”的不同处进行对比，而没有与其他类似同构形式的相同处进行比较，不太容易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在西南方言的某些老派口语中，同为知晓类的词语“晓得”，其否定式“晓不得”的使用也是超出常规的句法现象。汉语中的一些“V 得”动补结构，当其是短语时，其否定形式通常都是在短语内部加“不”，不能在短语整体前加“不”，如“吃得”的否定形式是“吃不得”，不是“不吃得”。而当其是结构凝固的合成词时，如“见得”“谙得”的否定形式只能说成“不见得”“不谙得”，不能说成“见不得”“谙不得”。“晓得”的否定形式却同时可以说“晓不得”“不晓得”。在《朱子语类》中，“知”“晓”有多处在句中并举[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它们否定式的构词方式又极为相似。考虑到“晓不得”“知不道”在使用上存在一南一北的共时地域差异，可对二者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此来揭示它们的共同之处。除上面既往研究提到的口语和书面语的相互影响外，我们还应重视以下两点。

（1）在构词方式上，“知不道”与“晓不得”具有同构性。前面提过，在书面语中，“知不道”是“知不到”的异体词。“知不到”与“晓不得”同为动补结构，它们的肯定形式为“知”“晓”。而“不知道”“不晓得”同为偏正结构，它们的肯定形式为“知道”“晓得”。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知道”“不晓得”被确定为标准形式，除了它们符合汉语客观的语言规律外，还在于它们的肯定形式与另一组的肯定形式“知”“晓”存在双音节和单音节的不同。我们知道，自魏晋以来，汉语词语有双音化趋势，“知道”“晓得”自然战胜了意义相同的“知”“晓”。

（2）在表达主客观问题上，“知不道”与“晓不得”具有相通性。以前被人们所熟知的表“知道”义的“知”“晓”，其否定形式可以说“不知 / 未知 / 莫知”“不晓 / 未晓 / 莫晓”，还可扩展为“不可知”“不能晓”等说法。在表强调或主观看法时，也可说成“知不到”“晓不得”，与同是动补结构的“知（得）到”“晓得”相对。也就是说，以前的“知（得）到”“晓得”，是作为“知”“晓”动补形式的肯定式存在的，它们与“知不到”“晓不得”都具有主观性。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它们能够表达主观看法，所以至今还保留在汉语中，与“不知道”“不晓得”形成主观认定和客观陈述方面的对立，前组代表主观“没认识到”，后组代表客观上“不明白”。“知不道”“不知道”并存的原因，同时也是“晓不得”“不晓得”并存的原因。

二、从历史来源看“知不道”和“晓不得”的同构性

既然“知不道”“晓不得”这种结构方式的存在是汉语发展的历史现象，我们就从历史角

① 庄会彬：《北方方言中的“知不道”考源》，《语文知识》，2013 年第 1 期，第 26—28 页。

② 徐时仪：《〈朱子语类〉知晓概念词语类聚考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第 71—85 页。

度对它们进行考察。

（一）“知不道”和“不知道”

1.“知不道”的来源和结构

“知不道”本应为动补结构“知不到”或“知不得”，先贤们对此早已进行过研究。徐复岭（1992）指出，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知道”一直与同义的“知得”混用，在使用中二者可互换[①]。庄会彬（2013）也指出，“知不道”中的“道”很难释读，借助于通假，“道”通“得、到”，“知不道”应为“知不得”或“知不到”[②]。而且从语法上看，望奎方言中存在一些“知得道”这样的说法，肯定式“知道”中间还能插入“得”，这明显是把“道”当作“知”的补语成分来看待，也只有“到”能够扮演这一角色。此外，在读音方面，方言存古，在一些南方方言中，“道”“到”是两个读音，在表“晓得”义时，方言中一般读成“知到”。

“知到”的最早用例，是在五代时期，如：

早**知到**没艰辛地，悔不生时作福田。（五代，《敦煌变文选》）

而“到”是在唐宋以后彻底完成语法化的[③]，其具备作补语的资格大致与“知到”的产生在同一时期。

但因为习惯问题，“知到”还是被六朝后就产生的、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表“知”义的“知道”的写法所代替，例如：

汝且不曾见他说法，争得**知道**他讲赞不能平等？（五代，《敦煌变文选》）

在“知道”后来被推广的影响下，否定形式“知不到”要么记作标准形式“不知道”，要么记作“知不道”留在了方言中。

2.“不知道”的来源和结构

“道”原指“道路”，后引申出“道理、规律、道义、事理”等意义。在战国时期，“知道”作为动宾短语最早连用在了一起，意思是“明白事理、了解道义、懂得规律”，代表一种自我修养，如：

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战国，《庄子》）

而偏正短语“不知道”就是没有这种修为，此时“知道”的大量使用使“不知道”也大量存在，如：

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战国，《荀子》）

而此时语言社会仍是用“知”来表达“晓得”义。直到六朝时期，“知道”才从“明白事理、了解道义、懂得规律”义引申为“对事物有所了解”义，结构凝固化，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文献中，如：

---

① 徐复岭：《“知道”的构词方式是什么？》，《汉语学习》，1992 年第 6 期，第 20—21 页。

② 庄会彬：《北方方言中的“知不道”考源》，《语文知识》，2013 年第 1 期，第 26—28 页。

③ 陶振伟：《“到”的语法化》，《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第 155—157 页。

方之人情，固**知道**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①]。（《世说新语》）

唐朝才开始常见，如：

譬如人行，先须**知道**通塞之相，然后决定一心涉路而进，故说巧慧一心。（唐，佛语录，《小止观》）

其否定式“不知道”出现于北宋，由于表“知”义“知道”的广泛使用，“不知道”后来居上，逐步代替了北宋时期也已存在的“知不到”，如：

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固是就喉、舌、唇、齿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齿上亦各自有宫、商、角、徵、羽，何者？（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二）“晓不得”和“不晓得”

与“知不到”“不知道”相比，由于没有后起的其他词语与之竞争，“晓不得”“不晓得”的情形要简单很多，它们只是同一形式“晓得”在词汇化前后不同的否定式而已，我们具体来看二者的来源和结构。

徐复岭（1992）指出，在近代汉语中，某些“× 得”与“× 道”曾是混用的形式不定的异形词，其中举例就有“知得 / 知道”“晓得 / 晓道”“觉得 / 觉道”。它们到了现代汉语阶段才逐渐定型，只采取其中的一种形式，如“觉得”“知道”等[②]。可见“晓得”与“知道（到）”一样，也曾是动补结构的短语。在很多文献中，“知”与“晓”都是对举使用的。“晓”原指“天亮、破晓”，后由具体到抽象，由表感知引申为表认知，感知上的“天亮”象征着认知上的“明白”，逐渐取得“对事物有了解”义。“晓不得”“不晓得”两种否定式的产生与“晓得”中“得”的语法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得”最初是表“得到、获得”的实义动词，当“得”引申为表“实现、完成”时，“晓 + 得”是内部松散的短语结构，意思是“达到明白”，其中间可插入否定词“不”。“晓”的否定形式就是“不晓”或“晓不得”，我们找到的“晓不得”最早用例在北宋时期，如：

某尝谓人看文字**晓不得**，只是未曾着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着上面。（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得”在动词后面虚化为表动作实现的助词后，进一步虚化为补语标记。在唐宋时期，一些抽象的心理动词与“得”组成的动补结构，整体都有词汇化的大趋势，如“见得、认得”等。在这个类推的机制下，短语“晓得”也开始走上词汇化的道路，二者紧密融合在一起，“得”进一步成为构词成分，但在词汇化初期这种用例较少，如：

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北宋，语录，《朱子语类》）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没彻底完成词汇化，“晓得”的否定式可以是“晓不得”，也可以是

① 庄会彬：《北方方言中的“知不道”考源》，《语文知识》，2013 年第 1 期，第 26—28 页。

② 徐复岭：《“知道”的构词方式是什么？》《汉语学习》，1992 年第 6 期，第 20—21 页。

“不晓得”。这就导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晓不得”和“不晓得”并存使用。经在 CCL 北大语料库中搜索,唐宋时期“晓不得”共 71 例,“不晓得”19 例,说明“晓得”还未完成词汇化。而在元明清时期,“晓不得” 只有 3 例,“不晓得” 有 1057 例,“晓得” 彻底完成词汇化。至此,“不晓得”成为书面语中的标准形式,“晓不得”只保留在了今天的某些方言口语中,如:

老孙问:“我咋个**晓不得**?” 我讲:“我们派的是自费生,不消劳你外办大驾了。”(当代文学,小说,《闯西南》)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晓不得”“不晓得” 的使用也是口语和书面语发展不平衡导致的。

三、从主客观看“知不道”与“晓不得”的相通性

“知”“晓” 同为知晓类词语,词义都含 “对事物明白了解、取得认识” 的意思,属于心理动词。“知”“晓” 不但可以对举使用,“知晓”“晓知” 还是同素逆序词。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所区别,“知”倾向于指人的感知、知觉,而“晓”倾向于指人理解通透、晓悟的程度较高。

前文提过,“知道(到)”“晓得” 都曾是动补结构的短语,其中的 “到”“得” 都是补语成分,它们放在动词后面,都有补充说明该动作行为已 “达到、完成” 的意思。同样,它们的否定式“不到”“不得”就是“**无法**达到、完成”该动作行为,是“不能”的意思,“知不道”“晓不得”就是不能实现“知”“晓”这种结果,其中的“知”“晓”是因,“不到”“不得”就是果。它们都含一种主观认定义,就是主观上认定**不能**完成 “知”“晓” 这一具体动作、认识不到,“知”“晓”已超出了能力范围。由于“知不道”“晓不得”是“知道(到)”“晓得”双音化或词汇化之前的否定式,“知”“晓”与“不到”“不得”间可插入其他成分,如“知他不道”“晓他不得”等。

而“知”“晓”的否定形式多用“不知”“不晓”来表示,双音化为“知道”“晓得”后,其否定形式多用“不知道”“不晓得”表示,它们都是偏正结构,是客观上对“知道”“晓得”这种现实的否定,属于 “否定副词 + 动词” 的客观陈述。由于 “不知道”“不晓得” 是 “知道(到)”“晓得” 双音化或词汇化之后的否定式,“不” 与 “知道”“晓得” 间通常不能插入其他成分。

“知不道”“晓不得” 一般用在对话体中,作为表心理活动的动词短语,一般处于谓语部分。“知不道” 后面可带宾语,即那些主观上认为没有能力了解的事物,“晓不得” 通常省略后面的宾语,独立使用,如:

六旺:“没说,人家不认得咱们,人家**知不道**咱们谁是谁!”(当代电视电影,文艺,《鬼子来了》)

六旺乐了:“看!连他自个都**知不道**,我上哪知道去呀?这事,你也就别问了。”(当代电视电影,文艺,《鬼子来了》)

家里的地我顾不上种,收的啥也**晓不得**。(当代报刊,新华社)

我挨孙科长讲:“我们公司小张马上也要出国。” 老孙问:“我咋个**晓不得**?”(当代文学,小说,《闯西南》)

而“不知道”“不晓得”常常用在比较正规的文体之中，后面的宾语一般是客观现象和事实，如：

几个月的婴儿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是属于自己的。（当代 CWAC，APM0096）

我讲了一辈子的艺术，但是**不知道**艺术是什么。（当代 CWAC，APM0061）

但由于一般人民从未开过这种洋荤，不相信要到哪年哪月才真正兑得差不多，即便真正兑得差不多了，又**不晓得**怎样使用。（当代，史传，《宋氏家族全传》）

凡夫不知善和恶本无一定的界线，**不晓得**一切善、一切恶都是自心的分别，不知其心。（当代应用文，社会科学，《佛法修正心要》）

所以，虽然它们的意义类似，但“不知道”“不晓得”是对客观的叙述，“知不道”“晓不得”则是一种主观上的认定。

四、小结

关于“知不道”和“晓不得”的研究，就目前来看还是偏少，而且大多数只是描写其中的一种。但目前已有的文献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被描写的一种经常会为另一种研究提供某种思路。此外，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些共时的语言现象超出了语法常规，我们应考虑从历时角度重新出发，这样能给我们更多启发。

第三节　动宾变式结构和动宾交叉结构

在汉语普通话及许多方言（如山东话）的日常交际中，存在许多变式句，比如：

①上超市了我。

②啥情况啊目前？

③多难吃啊这菜。

④我有老多仗义的哥们儿了，智勇双全的、忠厚老实的。

⑤我一直都这么称呼他啊从小到大。

⑥掉了几个雨点儿，星崩儿地。

其中①②③是为了突出强调、引起对方注意等语用目的，将主语和谓语颠倒位置。④⑤⑥是将修饰、限制成分移位到句末，将定语、状语和中心语颠倒位置，后置成分对句意的表达起到了追加补充作用。总之，它们都是根据表达需要，把最重要信息置于句首。

在望奎方言中，除上述的主谓变式结构、修饰语同中心语的变式结构外，还存在两类较为特殊的结构：动宾变式结构及其影响下的动宾交叉结构[①]，它们都与语言接触有关。

① 后一种结构只在小范围内使用，如某些满族村的满族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在与家人、朋友交际时等轻松随意的非正式场合使用，使用得也较少，所以一直处在方言交际的底层。

一、动宾变式结构[①]

方言中存在一些该类变式结构。普通话的正常语序通常是“主语＋谓语＋宾语”的SVO语序，那么动词、宾语的变式结构主要就是指SOV结构、OSV结构，以及非主谓句VO变式而来的OV结构[②]。下面我们具体考察方言中这三种结构存在的情况。

1.SOV结构

例如：

我函数这部分不明白。

你说咋整吧，**我养老保险钱交了**。

他我写的字看不懂。

你面膜有吗？

我一次争取名额的机会浪费了。

我老弟脾气没有，人还上进。

相对于SVO，SOV结构只相当于把谓、宾语调换了位置，使主、宾语相连，类似于普通话中的“大小主语”形式。

2.OSV结构

例如：

现在望奎我老姑在。（处所宾语）

百盛广场我去过。（处所宾语）

粘苞米你吃不吃？（受事宾语）

你也不想想，**两个小嘎豆儿小孩我照顾得过来吗？**（受事宾语）

完了后尾儿成绩他还是提高不上去，还那套号儿。（受事宾语）

学费我们替你交了，等你以后挣钱再还。（受事宾语）

相对于SVO，OSV结构只是将宾语前置于主谓语了，类似于普通话中的话题句。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两种结构如果成句，与普通话中的主谓谓语句结构看上去相似，但二者有两点不同：首先，普通话主谓谓语句中的大主语很少是处所名词，而望奎方言里OSV结构中的O可以由处所名词充当；其次，普通话主谓谓语句的小谓语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但望奎方言里这两种结构中的小谓语一般只能是动词性的。

3.OV结构

例如：

不听你们叽咕，**学校去**。（处所宾语）

咱认识，卖给你便宜，**六块钱一个给**。（受事宾语）

---

① 汉语学界对主宾语的认识问题存在分歧，本书提到的“动宾变式结构”，是指语句中违背“谓词＋宾语”的常规语序，出现“宾语＋谓词”的情况。

② 方言中不存在OVS结构。

冰棍儿吃吗?（受事宾语）
中药也吃了,一点儿也不见好。（受事宾语）
爸一年的养老保险交了。（受事宾语）
硬菜上吧,净吃素的了。（受事宾语）
你电脑要是坏了,**我电脑使**。（工具宾语）
茉莉花茶有吗?（存现宾语）
共同好友没有,不是一个朋友圈。（存现宾语）
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小更适合（表演）。（存现宾语）
我家女孩子都淘,**淑女的那种没有**。（存现宾语）
马车进来的话,路面儿就白清理了。（施事宾语）

相对于 SVO 结构,OV 结构相当于把动宾形式非主谓句中的动、宾语调换了位置。

相对于其他宾语常常前置于动词的语言来说,方言中这种动宾语交换的语序还明显不稳定,经常处于和常规 VO 语序的交替使用中。但能够看出,这种语序应该是过去受域内其他语言 SOV 语序影响后的遗留,是由语言接触导致的,而并非来源于普通话中因突出强调等语用目的而存在的宾语前置结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宾语前置结构的宾语一般都是受事宾语,而方言中除了受事宾语外,还包括一些处所宾语、存现宾语、工具宾语和施事宾语[①],如上面的例句。

（2）宾语前置结构的宾语一般较为复杂,前置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平衡整个结构,还有把关键信息置于最前面以引起对方注意的作用,试比较:

我没去过四道街口的那个卖日常生活用品的新开的超市。
四道街口的那个卖日常生活用品的新开的超市我没去过。

前句的说法给人一种“脚重头轻”的感觉,后句就平衡了很多,也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但方言中的动宾变式结构,有一些宾语是十分简单的,没有任何修饰或限制的成分,如“**学校**去”“**面膜**有吗”“**冰棍儿**吃吗”“**风扇**开吗”“**硬菜**上吧”“**我电脑**使”等。

（3）宾语前置结构中的动词一般是复杂的[②],但方言中动宾变式结构中的动词,很多都是较为简单的光杆儿形式,没有其他修饰或限制的成分。如 SOV 结构中的“我面膜**有**”、OSV 结构中的“现在望奎我老姑**在**”、OV 结构中的“学校**去**”。

（4）虽然上述三种动宾变式结构规律性不是很强,并且未成系统,但在方言中确实存在一些,这与基于语用目的而临时改变语序的情况有所不同。

二、动宾交叉结构

以下两类结构较上述三类相比,并不是很常见,但有时也出现。

1.OVO 结构

例如:

① ②　黄玉花,王莹:《汉语朝鲜语接触类型与演变机制》,《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8 期,第 251—255 页。

你这做饭也不合理啊，一桌子菜，**饭没有几口饭**。

能进我朋友圈的就一个原则：孝顺的，**不孝顺的坚决不交往不孝顺的**。

这儿哪像南方庄稼一年几茬，**稻子收一茬稻子**。

无关的人不要打听无关的人。

2.VOV 结构

例如：

这孩子给我的印象，**说话**慢悠悠地**说**。

她**是我姐家孩子是**，所以跟我特别亲。

我**吃点儿苦**根本就**吃不了**。

你自己**坐飞机**能不能**坐**？

从小到大的朋友背井离乡，他**没有一丁点儿难过也没有**。

这类 VOV 结构大多数动词后没有宾语或补语等其他成分，属于严格意义上的 VOV 结构，如“没有一丁点儿难过也没有”。但有些后面有一些补充成分，如上例中“我吃点儿苦根本就吃不了”，再如 “她学外语学到半夜”“他吃螃蟹吃多了”“他跑百米跑伤了膝盖”，都相当于动词拷贝结构[①]，一般是由复句紧缩而来，即 “我吃点儿苦，我根本就吃不了。”“她学外语，她学到半夜。”“他吃螃蟹，他吃多了。”“他跑百米，他跑伤了膝盖。” 这种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 VOV 结构。

上述两种动宾交叉结构相对冗长，含多余的表达成分，并不符合语言使用中人们的求简心理，也不符合 SOV 与 SVO 任何一种语法规则，但在方言中却真实存在一些。这更像是一种 SOV 与 SVO 接触时互相靠拢、调整的中间状态。比如常使用 OV 结构的人，为了向汉语的 VO 靠拢而在后面追加了 O，就变为 OVO 结构。常使用 VO 结构的人，为了适应对方的 OV 结构而在后面追加了 V，就变为 VOV 结构。而对于大多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由于汉语本身就有宾语前置结构的存在，也并不认为 OV 结构的表达突兀，因此这种结构也就产生了。

三、对满语接触性影响的判定

（一）具体论证

我们认为，望奎方言中这几种特殊结构是受满语 SOV 语序影响的结果[②]，是由于语言接触而来的。下面列举的是当地满族汉语的具体口语实例：

你学生证有吗？（SOV 结构）

他一般的嗑儿话不懂。（SOV 结构）

你我买的蛋糕吃没了？（SOV 结构）

---

① 即“动词 + 宾语 + 动词 + 补语”的格式，其中两个动词相同。

② 汉语某些南方方言在语序类型上多多少少也存在 SOV 语序，但从望奎方言的形成历史上看，应排除南方方言的影响，更有可能是满语 SOV 基本语序的影响。

学校只有我师妹在。（OSV 结构）
这工作你干不干？（OSV 结构）
这么重的担子他拿起来了。（OSV 结构）
高考志愿填完了，北京去。（OV 结构）
这么热的天，水喝吗？（OV 结构）
你的没了，我洗面奶用。（OV 结构）
这人，毛病有。（OV 结构）

这样的语序在满族汉语和满语中都存在着，这些语言现象表明，望奎方言的“动宾变式结构”很可能是受满语 SOV 语序影响所致，下面我们具体论证。

吴福祥（2009）提出了判定接触性语法演变的重要参数，分别是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语法描写者的观察和判断、语言接触的历史和现状、其他迁移特征的实例等几方面[①]。除了上文我们观察和判断的四点原因外，下面我们继续考察其余三方面。

1. 汉满语接触的历史和现状

（1）历史上。在前言中我们提到过，望奎县属于移民县城，除去国内省与省之间的语言碰撞，从跨语言角度看，在历史上，望奎方言和满语、日语、俄语、朝鲜语都有过接触[②]。在满语方面，望奎历代是满族人繁衍生息之地。清初，东北就被刚入关的满人视为“龙兴之地”。而望奎也正由于处在正蓝旗五井和镶红旗五井之间，故名曰“大五井子”[③]。在民族构成上，据旧县志记载：“1918 年全县有满族 7 618 人，为本县最早集居的一个民族”。在清末“解禁”前，望奎县人烟稀少，极少数满族土著操满语。1897 年全面开禁后，华北一带持各种方言的汉族人相继开垦此地，外加辽沈一带部分的满汉居民北迁，巩固了当地的方言[④]。满族作为一个本土民族，在历史上曾与汉族有过多次语言上的接触，多少都会在对方的语言上留下痕迹。

（2）现状。望奎满族地理文化丰富，现有惠七满族镇（县东北隅）、灵山满族乡（县城北部）和厢白满族乡（县东北部，内部有 5 个满族村）等 3 个满族乡镇，占全县乡镇总数的 1/5。有厢红七等满族村 19 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17%。此外，在望奎县城内，也散居着非常多的满族同胞。全县满族人口共 5.2 万人，占全县人口的 1/10。县内还有一个满族博物馆，集中展示了满族民间习俗和传世文物，是传承、弘扬满族文化的重要场所。望奎县是黑龙江省民族工作重点县之一[⑤]。所以，在望奎县，满族同汉族间存在着“大杂居，小聚居”的现状。在这些满族的聚居区，民族语言对当地方言的反作用也值得关注。地理上邻近的不同语言在长期

① 吴福祥：《南方民族语言动宾补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南开语言学刊》，2009 年第 2 期，第 59—73 页。
② 其中，满语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朝鲜语也同时是中国少数民族朝鲜族的语言。
③ 搜狐网：《荣升国家二级博物馆——满族博物馆》（闫光明），https://www.sohu.com/a/444354938_556677，2021 年 1 月 13 日，2021 年 1 月 22 日。
④ 望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望奎县志》，南京：南京第四彩色印刷厂，1989 年 11 月，第 95 页、632 页。
⑤ 搜狐网：《荣升国家二级博物馆——满族博物馆》（闫光明），https://www.sohu.com/a/444354938_556677，2021 年 1 月 13 日，2021 年 1 月 22 日。

接触中会造成语言结构的变异，本来不同类型的语言也出现某种类型上的相似[①]。这些满族人的祖先很多都掌握汉满双语，虽然在这些聚居区汉语仍是强势语言，但他们掌握的满语难免会对汉语产生影响，也就是他们掌握的汉语是满语影响下的汉语。当他们与当地汉族人进行沟通交流时，有时也会影响到汉族人的汉语使用情况。这些影响大部分可能在汉语的强势浸润下随即消亡，少部分则会发生语言转用（如满语的 OV 语序），但最终也会留存在当地方言的底层。

2. 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

即与境外相关的亲属语进行比较。因为我们考察的是汉语中某一地域方言的语言现象，所以确定的观察和比较对象是除东北方言以外的其他相关方言。东北官话与冀鲁官话、北京官话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经考察，望奎方言的这种动宾变式结构、动宾交叉结构分别在两种官话方言中分布不那么广泛或没有分布。这也说明这两种结构是受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土著民族——满族的语言影响下形成的。

3. 其他迁移实例

在当地有一些关于满语借词等其他类语言迁移类别的实证[②]，比如方言中的“抹撒[mA˥ sA·]”对应满语的“mɑcimbi”，表“使舒展开来”。“哈拉巴[xA˧˩ lA· pA˥]”对应满语的“hɑlbɑ”，表“肩胛骨”。“膈叽[kɤ˥ tɕi·]”对应满语的“gejihesembi”，表“挠痒痒（逗小孩）”。“特勒[tʰɤ˥ lɤ·]”对应满语的“letelatɑ”，表“不利索”。其他例词[③]如：

河楞[xɤ˧˥ ləŋ·]液体留下的污渍、剎楞[ʂA˥ ləŋ·]做事利索、迅速、旮拉哈[kA˧˩ lA· xA˩˧]动物腿上的关节、孤勒[xu˧˥ lə·]清扫灰尘、□[lai˧˩]撕、故懂[ku˩˧ tuŋ·]心肠坏、欠儿灯[tɕʰiɐr˩˧ təŋ˥]爱管闲事儿、盯价儿[tiŋ˥ tɕiar˩˧]总是

在现有文献中，我们还可查阅到东北其他地区汉满语接触带来影响的实证。余志鸿（2000）以东北满语等语言状况为例，说明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变异的研究必须放在历史环境、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的满汉双语时期，在语法方面使用上的特点是，语序从 SOV 向 SVO 转化[④]。这是当时汉语对当地满语产生的极重要影响。但影响过后，可能会有一些带有满语语序的语言实例最终留存在汉语底层。

（二）两类结构产生的动因

汉满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语言类型和基本语序都存在很大区别：前者是孤立语、SVO 语序；后者是黏着语、SOV 语序（阿尔泰语系）[⑤]，不太容易相互影响。但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二者在历史上接触时间较为久远，接触程度比较深入。另一方面，汉语本身就存在一些宾语前置结构或在某些方言中 OV 语序使用较多，所以满语的影响只是激活了汉语本

① 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民族语文》，2000 年第 4 期，第 23—27 页。

② 这些满语词在当地使用很频繁。

③ 例词中的汉字是作为记音符号使用的。

④ 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民族语文》，2000 年第 4 期，第 23—27 页。

⑤ 陈新义：《中国阿尔泰语系的语序类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 年 12 月。赵君秋，石微：《从〈清文启蒙〉看清初满族人对汉语的使用》，《东疆学刊》，2015 年第 1 期，第 41—45 页。

身的一些隐性特征[①]。此外，由于一些社会原因，如民族认同、经济文化交流、语言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汉语对满语有着深刻的影响，满语对汉语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这是语言充满活力的表现。只是由于汉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方言的语言类型、语言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即使是量变很可能也只是处于某一阶段而已，这些接触性的影响最终会留存于方言的底层。

（三）方言中汉满语接触的层次性

由于汉满两民族长期的混居生活，方言在满语的影响下，出现了以上两类特殊结构。这两类结构，都是语言接触下带有混合性质的方言现象：第一类结构使用了满语的语序，填充汉语的词汇。第二类结构则直接混合两种语序。

第一类结构比较符合汉语的语感，有些在方言中一直被认为是宾语前置结构，大多数场合都可使用，可以说是与汉语共有的结构，只是在两种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不同，可以看作“高势语[②]”的望奎方言，处在语言交际的上层。

第二类结构较为零散，并且违背了汉语语法的常规，只在某些场合使用[③]，可以看作“低势语”的望奎方言，一直处在语言交际的底层。虽然作为特殊结构较为典型，但因处于汉语和满语二者中间的状态，并不像动宾变式结构一样靠近于某一种语言，因而不那么纯粹。由于沉淀在方言中的最低层次，所以使用得相对较少。

一些方言语法在分析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时，经常把一些方言现象混杂在一起，忽略这种差异内部的层次性。比如上述两类结构，可能会被笼统地归纳为“语言接触影响下的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不去从层次上进行区别对待。这两类结构都属于望奎方言的语法现象，在与普通话进行对比研究时，应分清由于交际场合的不同，动宾变式结构属于望奎方言的“高势语”与普通话的区别，动宾交叉结构属于望奎方言的“低势语”与普通话的区别等。这种不同层次的“高势语”和“低势语”，很可能是当地某区域在汉满双语阶段向汉语单语阶段的过渡时期，在不同场合产生的语言变体。

（四）两类结构产生的机制

由于长期“大杂居，小聚居”，域内满族聚居区的满族人祖先也同时使用汉语方言，当他们使用的满语与汉语方言发生接触时，方言会在满语的影响下具备双语的混合特点，但还是以汉语为主体。比如第一类借用满语语序、填充汉语词汇的现象。但这只是聚居区内满族人所说的汉语，不同于满语影响下聚居区汉族人所说的汉语。当这些持混合语的满族人继续与当地汉族人进行交流时，双方都进一步妥协、模仿，汉族人会将已具备双语特点的某些要素（如动宾变式结构 OV）引进到自己当地方言中，但毕竟仍与其他汉族人交流，这种妥协

---

① 在动宾变式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判定“满语的影响激活了汉语本身的一些隐性特征”的依据主要是频率和分布：方言点对这些结构的使用频率往往比普通话中所对应的主谓谓语句、受事主语句要高一些，在一些满族人聚居区尤是如此。

② 高势语指用于正式场合的语言变体，低势语指用于不那么正式场合的语言变体。李行健，仇志群：《双言现象与语言差异的层次性》，《读书》，2018 年第 10 期，第 41—49 页。

③ 一般用于轻松随意的语境，比如在与较为熟悉的人交流时使用，与陌生人会话很少使用。

就变成了调整，在日常会话中自然地形成了 OVO 这种中间状态的结构。满族人亦是如此，他们妥协的产物就是 VOV 结构[①]。所以这两种动宾交叉结构属于语言的一种过渡状态，是“语言转用（转用其他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语序重组（由于受到母语的干扰，中途放弃转用，使两种语法规则 / 语序相互掺杂）”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动宾交叉结构比动宾变式结构使用得少很多的原因，则是由于后者不需要妥协或调整，虽然表面上看是汉语完全转用满语的语法规则、变异程度较大，但实际上是满语的语法规则激活了汉语中本来就存在的、只是不处于优先地位的 OV 语序。

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望奎方言中的一些动宾语序产生了变化，句法结构也变得更为丰富。随着接触的不断加深，这种状态不会立刻消失，动宾变式结构可能会一直处于与宾语前置结构混同的状态，而动宾交叉结构是会继续在小范围内使用、继续作为方言的底层而存在，还是最终消失，还要接受语言实践的检验。

四、小结

东北官话以幽燕话为基础方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北地区的汉族曾与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由于沟通的需要，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借用是难以避免的。再加上近代以来俄、日等一些外来语的影响，使各语言成分间曾处于以汉语为主体的混合、交融状态。尽管有些语言成分今已处于汉语的底层，但还是可以从一些特殊的方言现象中追寻历史留下的遗迹。比如在望奎方言中，还存在一些俄语借词，如方言中的“葛兰 [kɤ˩˧ lan·]”对应“кран”，表“水龙头、水闸”；方言中的“瓦斯 [va˧˥ sʅ·]”对应“квас”，表“一种发酵的酒精饮料”；方言中的“味得罗 [vei˨˩ tɤ· luo˧˥]”对应“ведро”，表“水桶”。也有一些日语借词，如方言中的“嘎斯 [kʌ˧˥ sʅ·]”对应“ガス”，表“煤气”；方言中的“挖弄 [va˨˩ luŋ·]”对应“わいろ”，表“贿赂、牟取”；方言中的“无可无可 [u˧˥ kʰɤ˩˧]”对应“浮き浮き”，表“满意、兴奋、感谢”。这些借词都只是方言与各语言间的浅层次接触，而方言与满语间则属于深度融合。在现实中，望奎县域内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满族聚居区，这使得方言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满语的影响，除了借词外，主要还体现在动宾变式结构、动宾交叉结构两类特殊结构上。但这只是在原有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量的变化，并不会改变方言的基本结构类型。而且我们应当认识到，由于交际场合的不同，二者处于方言交际的不同层次，前者处于与宾语前置结构的混同状态，可在正式的口语交际中使用。后者只在小范围内使用，沉淀在了方言的底层。

① 一些被调查的满族老人经历过“在 VO 后追加 V 形成 VOV 结构”的过渡时期。